

### 「長、鳳」紀事

擬定做《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作為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後，有兩處地方成了我們走訪影人的「聖地」——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址和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的員工宿舍。部份在「長、鳳」耕耘了數十寒暑的前輩影人，退休後仍安居於片廠宿舍，他們仍抱着團結的精神，不時往華南影聯「家常」一番。本書之所以特多集體照，不也就是這種集體精神的體現？讀書會、籃球隊……曾幾何時，這群懷着理想主義理念而去從事電影藝術的影人，活在一個工作上、精神上都連結在一起的世界。任現今外面的世界人情紙薄、失業率高企、負資產、通縮持續，山水環抱的片廠宿舍，不啻是一片桃源。

盛衰風雨，衛星繞地球（指朱石麟和他的弟子鮑方、羅君雄、胡小峰等），文革導致創作凋落……如今翻看滑過半世紀的膠卷，透過他們的作品，所寄託的抱負、情感仍是那麼鮮明。縱使盛況不再，各人往後的取向未必盡同，他們的情操始終叫人讚賞，他們的故事更叫我們反思人在這一段時代洪流中的得着和失落。

[\[clkwok@lcsd.gov.hk\]](mailto:clkwok@lcsd.gov.hk)



「長、鳳」在名導演朱石麟、李萍倩的帶領下，出品以刻劃人情倫理見稱，並培養新一代的編導演人才，擅拍喜劇的胡小峰是當中的表表者。圖右的《閃電戀愛》（朱石麟導演，左起：陳靜波、韋偉、平凡、陳娟娟主演／1955）與圖左的《眼兒媚》（胡小峰導演，傅奇、夏夢主演／1958），在構圖、場面調度上，藉着「一板之隔」，大玩峰迴路轉的錯摸戰，把劇情推向高潮。

## 「長鳳新」作品大展開幕群英譜

### 「長鳳新」作品大展開幕群英譜



（前排左起）裘萍、鮑方、馮琳、陸元亮、蘇燕生、童毅、劉戀、于焜、韋偉、盧兆璋；（後排左起）楊莉君、鮑起靜、朱虹、朱楓、唐乙鳳、梁珊、周珊珊、陸元亮太太、江樺、費明儀、王小燕、江漢、丁亮、周聰、吳佛祥、關山和康文署助理署長（文物及博物館）馬啓濃。

十一月九日開幕當天，蒞臨的嘉賓大多早已相知數十載，場面溫馨熱鬧。時光在《長鳳新片廠大觀》展場中的「廠景」倒流，大家穿梭於《金枝玉葉》（1964）的金殿、影星香閨、五十年代的唐樓風貌.....不覺走到內蒙去，觀賞開幕電影《金鷹》（1964）。眾嘉賓影人的風采，與場內場外、幕前幕後的風景相輝映，真箇叫人目不暇給！[•]

節目：《長鳳新作品大展》及《長鳳新片廠大觀》



久未露面的鮑方叔（前排）甫出現，眾友人紛上前握手問好；（後排左起）劉戀、本館節目策劃羅卡、韋偉、汪海珊、鮑起靜、費明儀。



陸元亮（右）和本館研究主任黃愛玲攝於展場中放映「口述歷史」訪問片段專區。



（左起）蘇燕生（「長城」創辦人之一袁仰安的夫人）與韋偉、馮琳。

### 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

蒲鋒



《理想年代》反映當年一批被標籤為「左派」的影人，如何在歷史的大洪流中，體現他們對家國與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與憧憬。全書 416 頁，珍貴照片百多張，定價港幣 120 元。

《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是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的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這一冊的體例沿自第一冊《南來香港》，全書的水準則有所提升。最明顯的一個優點，是本書的主體比上冊顯得統一，訪問與訪問之間的相互參考補足價值特別高。儘管九位影人只是以自身的角度敘述過去，卻讓我們對事情獲得一個整體的面貌。

這首先與本書的選材有關。《理想年代》主要講的是兩家拍攝國語電影的左派公司「長城」和「鳳凰」的歷史，主體無疑比《南來香港》講不同背景的影人戰後到香港拍片的經歷來得集中，顯出策劃黃愛玲在選擇人物方面的用心和努力。通過曾在兩家以意識形態掛帥的公司工作過的影人的敘述，對理解他們的理念以及這兩家公司的發展過程，甚至受港英政府壓迫的經驗，都提供了很寶貴的見證。另一方面，本書亦有曾與有關公司關係破裂的影人回憶。好像朱克對劇本創作方式的批評，沈鑒治記述袁仰安與長城公司之間的糾葛，觸及當中一些隱諱，提供另一個角度的看法。

我們沒必要全面接受任何一方的說法，但是通過各方不同觀點的敘述，有助呈現事情的真相，讓研究者有更多資料去判別。由於編輯方針在這方面的取向明確，頁邊附註的補充作用就更大了。除了為讀者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更不時引證其他文獻的說法，與本文對照。黃愛玲在書首的〈序言〉，論述兩家公司的發展經過，簡明扼要，對相關議題的文獻更介紹得極為清楚，是研究兩家公司的非常具啓

發性的入門文章。至於作為讀者，除了研究價值之外，聽夏夢講述她的入行經歷，看沈鑒治寫林黛入行的重重波折，讀來亦興味盎然。

愈知得多便愈想知更多。看完本書我不其然有個問題，但書中卻幾乎沒有談及。那就是兩家公司的黨組織領導問題。兩家公司的黨組織由誰領導？用甚麼方式領導？這對瞭解兩家公司的情況是很重要而基本的。書中只有沈鑒治的文章約略提到這方面的背景，不知是否到今天這些內容仍屬機密？由是亦想到要從一個更高水平來要求未來的口述歷史書籍。讓影人自在地回憶是必要之外，一些在香港影史上的關鍵問題，亦要盡量求證。至於甚麼是影史上的關鍵問題，則難免要與香港影史的研究相結合。我知這方面的研究其實也極之薄弱，這是一個較理想的要求。

此外，本書輯錄了一九九七年沈鑒治於《信報》發表的「舊影話」專欄，這些文章確是極之珍貴的參考資料。其實，不少影人在報紙雜誌都發表過回顧影壇的文章，當中很少輯錄成書。我見過的有珠璣在《新電視》、林蛟在《新晚報》的回憶錄，早年的相信還有很多。資料館如能將這類回憶結集成書，當可與口述歷史起相輔相成的作用。[•]

**編按：**上期提及的《銀幕左方》一書，現定名為《理想年代》。

**蒲鋒**，影評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1997 香港電影回顧》主編，《世紀回眸：中華電影經典展》（2001）中文編輯，《信報》專欄影評人。



羅君雄  
「發明家」攝影師、導演



陸元亮  
錄音師、製片，中國有聲電影的拓荒者



胡小峰  
演員、編導，喜劇能手



鮑方  
演而優則編導



夏夢  
演員、監製，「長城」大公主



袁仰安  
監製、編導，「長城」主事人



舒適  
編導演皆能



朱虹  
「鳳凰」當家花旦



韋偉  
費穆名作《小城之春》  
女主角



朱克  
人民劇作家、演員



## 傅慧儀

一九一九年的柏林，人民都跑到街上鬧革命的時候，有位先生也驅着車在市上衝鋒陷陣，為的卻是趕去開拍他的第一部電影《混血兒》（Die Halbblut, 1919），這位先生當時大概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大師級導演。

費立茲·朗（1890-1976）的確有一副不屈不撓、堅持執著的怪脾氣，不知道和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有沒有關係。他一生拍了超過五十部電影，影像雕琢精煉，穿越停留過維也納、柏林、巴黎、紐約等幾個大都會，他亦在作品《大都會》（Metropolis, 1927）透過幻想創造了未來大都會的面貌。這部經典電影建構宏偉，影像氣派非凡，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而他在此片中所創的女機械人瑪莉亞的造型，糅合了正與邪，象徵了科學與人類難以避免的磨擦，更成為歷久不衰、廣被演繹的符徵。

這次香港電影資料館有幸把他的回顧展搬到香港來，既是資料館開拓海外合作的首個嘗試，也是一些巧合的因緣際會。資料館年初開館時正值柏林遷都的尾聲，柏林市內很多和電影有關的機構和影院都搬到新首都的新力中心，本年初的柏林影展亦首度移遷到此開幕。影展期間，柏林電影博物館特別安排為他們的國寶費立茲·朗作了全面的回顧，放映多齣新修復的大師作品和舉辦一個適合巡迴的展覽。正好資料館亦計劃開展一些與外國合作的計劃，於是雙方一拍即合。

筆者在柏林親自造訪了有關單位，搜羅了不少資料，返港後便立即與歌德學院商討，鐵定於明年初合辦《大都會的啓示：費立茲·朗回顧展》，包括電影放映和展覽。展覽雖然特別為巡迴展出而設計，但大小圖片、劇照、草圖、文物和錄音播放裝置加起來也有千多公斤，加上展覽現正於美國洛杉磯展出，運送頗費周章。透過歌德學院，我們很快便得到德國和洛杉磯方面的多方協助，還找到多部費立茲·朗的代表作於同期放映。

費立茲·朗被譽為黑色科幻電影宗師，由早期探討驚悚與死亡的劇本如《莉莉與梨》（Lilith und Ly, 1919）、《凱達·華芸與死亡》（Hilde Warren und der Tod, 1917）和《玩家馬布斯博士》（Doktor Mabuse der Spieler）等已隱含了《大都會》的科幻情節，到移居美國後的作品如《憤怒》（Fury, 1936）、《諜網迷離》（Ministry of Fear, 1944）、《劊子手之死》（Hangmen Also Die!, 1943）和《紅色大街》（Scarlet Street, 1945）等，都充滿懸疑和神秘感。就正如他的私人世界一樣，充滿黑暗和神秘的段落，至今仍是很多研究者搜研的對象。

他的另一些電影有很濃的東方或異域情調，不排除是他第二任妻子荻雅·馮夏寶（Thea von Harbou）對他的影響（馮夏寶是《大都會》和他多部早期作品的編劇）。費立茲·朗曾指出：他原本打算把《大都會》的太子爺主角編寫成最後飛上

月亮，結果沒法寫進劇本。我不清楚他有沒有看過嫦娥的故事，但這概念卻成爲他另一部科幻片《太空之旅》（Frau im Mond, 1929）的橋段。

費立茲·朗在美國人眼中是個過分挑剔的「完美主義」者，儘管很多演員未必受得了他的脾氣，他的電影卻很成功。他形容自己的所有電影都建基於個人面對命運和人類面對暴力的掙扎上，不管這暴力是來自一般人所遇到的不平等、是來自腐敗的架構、還是純屬個人認知或不認知的暴力傾向。這位黑色電影大師能與茂瑙和柏布斯特齊名，自有他過人之處。

想到一箱箱珍貴展品即將運抵資料館，很快便可親睹一代大師的真跡和電影文物，難免有點莫名興奮。雖說回憶總是經過選取的片段式展現，但如果這些回憶能引發另一時空的感情線，我倒很樂意去當這個穿針人。

展覽將於二〇〇二年一月四日以《大都會》於香港科學館開幕，其他選映片目尚有《命運》（Der müde Tod, 1921）、《玩家馬布斯博士》（上、下集）（Dr Mabuse der Spieler I: Der grosse Spieler - ein Bild der Zeit, 1921 and II: Inferno, ein Spiel von Menschen unserer Zeit, 1922）、《尼布龍根的指環（第一集）——式弗特之死》（Die Nibelungen, Teil 1: Siegfrieds Tod, 1924）、《M》（1931）、《憤怒》、《劊子手之死》、《紅色大街》、《火線密殺令》（The Big Heat, 1953）和《印度之墓》（Das Indische Grambal, 1959）等。節目詳情請留意本館十一月下旬出版的《展影》。[•]

**傅慧儀**爲本館節目策劃（拓展）



巡迴展覽年初於柏林首展





《大都會》（1927）中的未來世界。  
（鳴謝柏林電影博物館提供相片）



## 時勢造熱潮

### ——黃堯導演談從影歷程

訪問：羅卡、盛安琪、任艷蘭

整理：任艷蘭



導演黃堯於9月2日放映《人海奇花》後與觀眾見面。



《姑娘十八一朵花》（1966）以歌舞為年輕工人抒愁解悶。

年紀漸長漸覺得有些事情是註定的，際遇和命運相互交纏。開六十年代青春歌舞片之先、把陳寶珠捧成影迷公主的黃堯導演就註定吃電影這行飯。

## 結戲緣

「我爸爸（幫姑媽）打理戲院的生意，以前九龍城龍城戲院便是由他管理的。這間戲院由最初默片一直做到有聲電影。」黃堯在電影的聲光中成長，早已受電影潛移默化。後來日軍侵港，更將黃堯一手推向電影圈發展。

「家人交託我一個任務，叫我去廣州灣，即現在的湛江。.....想我帶兩部片離開.....廣州灣有兩間戲院。當時我手上的兩部電影都是西片——《Dick Tracy》和《泰山》。我帶着兩部片到戲院問他們肯不肯放，結果生意不錯，排完又排。」

就這樣，黃堯拿着兩齣電影跑遍神州大地。經過三年零八個月，日軍投降，黃堯決定跟家人回港繼續經營西片院線生意。誰知因為家人反對他的愛人，黃堯為了愛情，與家人決裂，和愛人又回到廣州，自己搞電影，因而與粵語片結緣。

初回廣州，黃堯繼續找戲院放映他的西片，久而久之，他與戲院商日漸熟絡，於是有院商建議他做發行。深思熟慮後，黃堯決定發行自己較熟悉的粵語片。『有時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給我遇到《黃飛鴻傳》（1949），生意非常好，讓我可以繼續做粵語片生意，建立起自己的發行網。』發行的生意很好，原以為可以一直做下去。

中國解放，戲院收歸國有，黃堯在戲院實際可做的工作已不多，因此他聽從陳天寶和蘇怡等人的建議，回港闖天下。回港後遇到的人情冷暖，把黃堯帶上電影導演的路。『一些以前合作過的人知道我回港.....，都算一場朋友，怎麼不問我一句日後有甚麼打算？我想這次慘了，於是我獨個兒上山頂想了三天。我想我從小到大接觸的都是電影，因此最好做回電影這一行，我決定學做導演。』

黃堯決心學做導演，跟王天林學做場記、李應源學剪接、莫康時學編劇，做陳皮的副導，然後正式坐上導演椅，拍攝他獨自執導的處女作《猴子兵華山救駕》（1963）。《猴》片由碧姐（鄧碧雲）主演，票房異常慘澹。儘管如此，他的導演才華卻獲得碧姐的先生十叔（雷唯舟）賞識。此後，黃堯一直為十叔的影業公司拍戲，主角幾乎全是碧姐，直到十叔染病，結束公司為止。



《猴子兵華山救駕》（1963）開展黃堯與鄧碧雲（右二）深厚的合作關係。片中由「七小福」飾演猴子兵。

碧姐專心侍夫，暫時退出影圈，她介紹黃堯給志聯影業公司的關志信和志顯等認識，黃堯自此踏上導演生涯的另一頁。一向擅拍碧姐式喜劇的黃堯，在缺少了

碧姐這個搭檔後，開始為影片的題材煩惱，正是「等到有老闆讓你拍片也不知拍甚麼東西好」。然而，以觀眾為本、從生活中找題材永遠是不二法門。

### 青春歌舞熱潮

《猴》片雖然票房失利，但導演手法卻獲得肯定。黃堯明白到「戲不能只看拍得好與壞，同時也要看觀眾喜歡甚麼東西」。「我當年住在新蒲崗，香港又正值工業抬頭，不少人從事塑膠花、電子零件、製衣等工業……我見到一大群工人上班、下班，生活很苦悶，閒來最多聽聽收音機，沒甚麼消遣。……而這些人很有經濟潛力。」

在這種背景下，加上自小受西片耳濡目染，黃堯將歌舞元素注入電影裏，讓工人透過歌舞來發洩和抒發情感，拍成以工人為題材、載歌載舞的《姑娘十八一朵花》（1966），助陳寶珠登上影迷公主的寶座。同年，青春歌舞片的另一位催生者陳雲亦導演了由寶珠和蕭芳芳主演的《彩色青春》，攜手為青春歌舞片的熱潮掀起序幕。

又是一次「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不管怎樣，這位英雄當來絕非僥倖。每齣戲都經過慎密的構思，由劇本、分鏡、攝影以至歌舞場面，黃堯都和助手一起設計。陳寶珠每年拍二、三十部電影的時候，黃堯每年仍維持約四部產量。「我真的拍不到那麼多，我每部片都自己去想、去構思、去寫、去分鏡頭。」由此可見黃堯工作之認真；心思沒有白費，不僅票房節節勝利，更捧紅了盛名歷經三十多年不衰的陳寶珠。

粵語片式微後，黃堯加入邵氏做製片和劇務工作，直到八十年代初邵氏停止拍攝粵語片為止。退休後，黃堯積極投入義務工作，充實人生的另一階段。我們最近訪問了他，接近八十歲的他依然朝氣勃勃——這位就是造就六十年代青春歌舞片熱潮的導演。[•]



《人海奇花》（1967）的音樂、取景和燈光都別樹一幟。

## 新增藏品

### 新舊影片兼收並蓄

陳彩玉

提起電影資料館，大家可能會馬上想起五、六十年代的國、粵語片，這些無疑是館裏最矚目的文化瑰寶。然而作為搜集組的成員，我們更渴望將這個印象加深、拓闊，起碼讓大家將資料館與香港電影文化的資料庫、亞洲頂級的儲存設施和一群熱愛電影的工作人員連繫起來，這樣我們的搜集行動才有開展的條件。

搜集是與時間競賽的工作：既要將舊片和文物在變得無法修復前搜集回來，予以妥善保存；又要同時耳聽八方，把旋起旋滅，隨時可能散失的新作、新資料拿到手來，見證香港電影發展的新貌。這樣龐大的工作，若單靠我們一組之力，決無法做好，所以謹此呼籲業界的舊雨新知和所有電影愛好者，慷慨捐贈有關資料，讓更多文化遺產得以保存。

### 電影拷貝抵萬金



憑着日新月異的修復技術，要把殘破的拷貝回復原貌已然絕不輕易。與其讓簇新的影片拷貝逐漸變舊變壞，毋寧存放在資料館片倉，讓它們在最佳環境下永遠保存。

最近，電影發展基金贊助了影片《細路祥》（1999）以及《榴槤飄飄》（2000）到海外參展。在其穿針引線下，資料館喜獲 Nicetop Independent Limited 捐贈這兩齣電影的新印拷貝。東方電影出品有限公司也於本館舉辦《東方電影周》期間將七部九十年代影片的新拷貝贈予本館，讓館藏添了不少近代珍品，着實令我們雀躍萬分。

現時資料館藏片約三千八百部，其中重新印製的拷貝不超過一百部。人們或會問：「近期的影片都已製成光碟發售，資料館大可收藏光碟啊！」然而從菲林轉移到光碟這種新媒介的過程中，影片的音畫素質可能會有偏差。況且科技時刻推陳出新，光碟也有被淘汰的一天，站在資料館的角度，沒有被放映機刮花的全新拷貝，最能保存作品原來的風貌，也更具收藏意義。

## 短片大豐收

最近資料館與獨立電影及錄像製作人馮美華小姐合作籌辦《自主世代——六十年代至今自主、實驗、另類創作》節目，讓我們於短短三個月內增添了近一百部從六十年代到今天的短片或錄像作品，可說是短片的大豐收呢！

資料館所以缺乏短片，大抵是人們誤以為我們只收藏長片所致。其實影片的長短並非我們搜集的準則，而短片與長片同樣需要優良的保存環境，否則，很快就會變壞。從歷史價值來看，短片是不少赫赫有名的影人的試金石，藉着研究短片，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創作歷程，對了解他們的成長，幫助很大。

再者，我們新近取得一批五、六十年代粵語片的預告片和短片。其中較特別的有紀錄短片《南紅上契實錄》。「上契」是當年影圈流行的社交活動，本片詳細記錄影星南紅和九龍影業公司負責人盧林先生上契的儀式，深具歷史意義。當日到賀的嘉賓包括任劍輝、陳寶珠、謝賢、嘉玲、鳳凰女、麥炳榮、馮寶寶、吳楚帆和粵語片導演吳回、胡鵬以及黃鶴聲等五十多人，場面鬢影衣香，也堪為眾星水銀燈下生活的掠影。更重要的是資料館一向缺乏紀錄短片資料，這些片子可說是荒漠中的甘泉。

能讓影片在最佳環境下永遠保存下去，是資料館各同人的願望。盼望各位短片製作人也讓資料館保存你們的心血，讓香港電影的資料更為全面。[•]

陳彩玉為本館搜集助理



小小兩格菲林，已足見南紅和盧林先生上契當日眾星到賀、觥籌交錯的熱鬧場面。





## 資源中心：挑戰與新猷

邵寶珠

自開館以來，一直有很多影迷與進行研究的人士前來資源中心，使用藏品索閱、電影資料查詢、視聽及複製等服務。我們亦協助一些機構檢索和查考大量的資料，以舉行專題活動，例如香港電台的《回到夢工場》電視系列、珠城公司出品的《如來神掌》鐳射影碟系列等等。當中涉及一些版權問題的事宜，便需要由搜集組的同事協助他們徵求版權持有人的同意，然後才由本中心安排複製。

除此之外，我們日常要處理林林統統的電話、電郵及傳真查詢。有些問題範圍太廣泛，難以入手，我們便要耐心地跟查詢者琢磨，找出問題的要點，以便盡快搜集資料和回覆。在我們眼中，所有查詢都是重要的，大製作小問題都一樣。海外查詢也有不少，待資料館的檢索系統能在互聯網上應用後，大家便能自行搜尋本館的館藏資料了。

與讀者增進溝通，會有雙向的幫助。有些讀者，尤其是電影工作者，在搜尋資料時如發現錯漏的地方，會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好讓我們更正或補充。例如《第一繭》（1989）的策劃梁程先生看到檢索系統中有關於該片的資料時，便為我們補充他曾製作的影片的資料。有些讀者對資料館的功能和服務增加了解後，更會熱心地捐贈出私人珍藏，以便與更多人分享。

我們在中心內增設了一個「專題書架」，配合館內舉行的節目，展出有關的書刊以及編印參考書目，供有興趣探討該專題的人士閱覽。此外，開館以來，視聽間的需求很大。我們特別增設三個個人視聽間，並將兩個現有的個人視聽間改建成供二至三人使用，讓更多電影愛好者能享用這項設施；而唯一的團體視聽間將加建隔音設備，改善噪音滋擾的問題。這些增建工作約於明年年初完成。

與使用者的溝通多了，亦更能了解他們的需要，我們希望以有限的資源，能夠進一步改善服務，讓大眾有一個舒適而寧靜的觀賞、閱覽和研究電影資料的好地方。[•]



邵寶珠為本館資源中心主管



邵寶珠（右起）與圖書館助理館長曾運球和譚潔冰。除了為讀者服務，資源中心也肩負採購書刊和視聽資料及編目等工作。



為配合館內節目而增設的「專題書架」。

## 動態

### 配音與字幕翻譯國際會議

由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主辦的《配音與字幕翻譯國際會議》於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舉行，最後一天選在本館的電影院進行。語言自「巴別塔」後由單一變成多向，令語言除了是溝通渠道也是溝通的障礙。面對全球市場一體化，VCD和DVD的普及，電影和電視節目已不再局限於原產地。如何令觀眾不致因語言障礙而錯過這些外語佳片，就有賴配音或字幕翻譯。

是次會議除了請來研究翻譯的學者，還有現正從事配音和字幕翻譯的工作者，一起來探討配音和字幕翻譯的困難。嚴復謂「譯事三難——信達雅」。配音和字幕翻譯面對種種先天不足的條件，實際工作起來更是難上加難。在銀幕下方有限的空間，翻譯句子既要精簡，又要做到傳情達意。難怪與會人士都大歎「譯事不易為」。<sup>[•]</sup>



來自亞洲地區的配音和字幕翻譯專業人士：（右起）菲律賓代表珍納·他盧、南韓代表沈相厚和日本代表加藤由美子，以及主持為張正甫。

### 《自主世代》之「偶像電影人」

《自主世代》節目除了放映由六十年代至今的獨立影片，還邀請了十組年輕族群參考八位「偶像電影人」——胡金銓、唐書璇、凌雲、譚家明、張徹、龍剛、唐基明、朱石麟——的作品，再製作短片將之重新演繹，讓年輕創作人透過影像和「偶像」導演交流，審視「偶像」的電影魅力，迸發創作火花。

以十齣由年輕一代製作的短片向電影前輩（當中不乏獨立影片製作的先鋒）致敬，為《自主世代》畫上完美的休止符。<sup>[•]</sup>



十齣短片於十一月二日首映，十組製作人於放映後暢談各自的製作概念和經驗。各人的背景殊異，有唸傳理系的、有唸設計系，也有唸創意媒體。有人演繹前輩作品的主题，也有人偏執於小眉小眼處，煞是有趣。年輕創作人在過程中，增加了對前輩導演的了解，有些更有相逢恨晚之慨。